

# 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

## ——陈景沂与《全芳备祖》

■周建灿 陈建华



黄岩名人馆陈景沂像



《全芳备祖》书影

宋代，黄岩经济繁荣、文化昌盛，各类人才喷涌而出，有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历史学家、文学家，甚至还产生了一位“植物学家”，他就是陈景沂。陈景沂在南宋后期编撰、印行了一部植物（花果卉木）大型类书《全芳备祖》。这部著作有着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，被誉为“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”。

据陈景沂自序所记，此书因为“独于花、果、卉、木，尤全且备”，“所集凡四百余门”，故称“全芳”；又因为编者对书中录人的每一种植物都尽力辑录了有关“事实”“赋咏”“乐府”等内容，“必稽其始”，故称“备祖”。

在自序中，陈景沂记述了编撰此书的目的，他认为古今类书，汗牛充栋，“录此遗彼”，“取末弃本”，总有纰漏，无法完备，譬如花果卉木这一类书籍，“史传杂记之所编摩，骚人墨客之所讽咏”，也往往择选不精，语焉不详。鉴于此，陈景沂在外游学期间，“晨窗夜灯，不倦披阅，记事而提其要，纂言而钩其玄”，专注于花果草木，广为搜罗择选，详细记载，编撰成书。他还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自我评价，即“所集凡四百余门，非全芳乎？凡事实、赋咏、乐府，必稽其始，非备祖乎”。

南宋宝祐元年（1253）中秋，韩境在为《全芳备祖》所作的序言中，从侧面叙述了陈景沂编辑此书的过程。陈景沂“少

负杰特，读书数万卷，目力所及，如富人坐日中之肆，细大涵蓄。感万物敷荣，乃独致意于草木蕃芜，积而为书，思袭前人之躅，以补后来者之阙意。客游江淮，纵观宇宙山川之盛，举凡舟车之会，人力所及，搜览之余，可以广纪载备讨论者，毕录无遗。于是物推其祖，词掇其芳，数十大家之作俱在，而骚人墨客之咏亦不废。不知萤几聚、雪几映，剡溪之藤凡几阅，而《全芳备祖》之书成矣”。书成之后，“名公巨卿，嘉叹不少置。尝以呈天子之览，陈君不可谓不遇矣”。韩境在序言中又称，陈景沂晚年曾携书访问他，跟他说自己后悔在年少时编撰了这部书，韩境则宽慰他说，这个就是《大学》中所说的“格物”，孔子说学《诗经》可以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，这部书就是最好的，不必后悔。

陈景沂晚年后悔在年轻时编撰了这部书，或许是在编书上浪费了太多的光阴，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，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想法了。韩境则以通达的见解宽慰他，认为这合乎儒家所言的“格物”，所以这部书是最好的。宋人这种超前意识，跨越了千年时光，如今看来亦是熠熠生辉。确实，以现在的眼光视之，在学术与文化价值上能与之媲美的宋人著作，又有几何呢？

《全芳备祖》分前、后两集，前集27卷，后集31卷，合计58卷。前集为花部，

后集为果、卉、草、木、农桑、蔬、药等部，纲举目张、层次分明、条理清晰。在我国的辞书中，它是一部编排科学、体例严谨的专科辞典。因此，著名学者吴德铎在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影印本《全芳备祖》跋文中，称之为“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”，之后这一提法被学术界广泛认可。

《全芳备祖》的内容极为丰富，网罗植物品种众多。据南京师范大学程杰教授统计，花部共著录114种花色突出之植物，附录7种，后集果、卉、草、木、农桑、蔬、药等部共列名著录269种，附录30多种，其中植物274种。陈景沂的自序记：“北宋以后则特为赅备，而南宋尤详，多有他书不载，及其本集已佚者，皆可以资考证。”其备述各种植物起源、特征、形态、性味、分布、用途、演变以及历史掌故、风俗传说，后又增补、修正有关诗词文赋，力求齐备，编为一帙，开古代以植物为对象的类书之先河，成为我国植物学工具书的鼻祖。《全芳备祖》与《群芳谱》《广群芳谱》《采芳随笔》有嬗递渊源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全芳备祖提要》记：“明王象晋《群芳谱》，即以是书为蓝本。”汪灏等编《广群芳谱》，则是对《群芳谱》的扩充。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）举人查彬著《采芳随笔》，亦有扩充和发展。杨宝霖在《〈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〉别集草木卷与〈全芳备祖〉》一文中阐释了《全芳备祖》与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的内在联系，指

出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别集中，记载花果草木的卷二十二至卷六十一的40卷实为《全芳备祖》的简编本。

《全芳备祖》辑录了大量文人墨客的赋咏，以宋代诗文作品为主。据现代学者统计，其“赋咏祖”共辑资料4953条，其中完整诗篇2146首，散句2807条；“乐府祖”共辑词作459首。“这是一部文学作品占绝对分量的类书。所辑资料，尤其是赋咏祖、乐府祖两部分，绝大多数都是宋人作品，称作宋代文学之渊藪，洵不为过。”清朱彝尊和汪森辑《词综》、沈辰垣等辑《历代诗余》、厉鹗编《宋诗纪事》，多据其补遗。20世纪30年代，赵万里编《校辑宋金元人词》，曾用之考校；唐圭璋编的《全宋词》，更加以据引辑补。可见，《全芳备祖》是宋代文集辑佚、校勘的重要资源，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地位。

《全芳备祖》虽然闻名遐迩，但编撰者陈景沂的生平却不见史传，仅在序言中有零星记述。或许是陈景沂花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用在编撰《全芳备祖》上，而将所谓的功名利禄给忽略了。没有考取功名，无法出将入相，也没有什么可大书特书的事迹，这也是陈景沂晚年所痛惜与后悔的。但在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”之时，陈景沂选择了编撰《全芳备祖》，并因此留“芳”百世，光耀千古！这既是陈景沂之大幸，也是后代学者之大幸！



文明台州  
CIVILIZATION · TAIZHOU

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 
打造美丽台州新形象



# 做文明大使 展台州风采

# 遵德守礼

ZUN DE SHOU LI

